

高校試用教材

# 外国文学作品选

第二卷 近代部分(上)

編选者

周煦良(主編)

朱 雯 孙家晋 倪蕊琴

任孟昭 馮增义 金留春

# 卜 迦 丘

(1313--1375)

乔凡尼·卜迦丘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著名作家。父亲是佛罗伦萨商人。卜迦丘从小就热爱诗歌，熟读维吉尔、奥维德和西塞禄的作品，后来又结识了许多人文主义学者。

卜迦丘所生活的时代，正是文艺复兴的初期。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出现比西欧任何国家都早，他们跟封建贵族和僧侣阶级之间的斗争特别激烈，经历的时间也最长。在政治上，卜迦丘是当时共和政体的拥护者、封建专制制度的敌人。他曾参加过佛罗伦萨的一个行会，执行共和国复杂的外交任务。

卜迦丘用拉丁文写了許多科学著作，都是论述古希腊、罗马文化方面的问题，这在反对中世纪世界观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他用了二十多年工夫写成《诸神的家谱》，力图揭示神话的现实基础。

卜迦丘的主要创作是用“俗语”写的。他早期的文艺作品就已经反映了新的人文主义观点，作品大多取材于古希腊、罗马传说，一般都歌颂人间的爱情与欢乐。例如，1338年开始写的长篇小说《菲洛哥罗》，叙述一个青年异教徒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的恋爱史；长诗《泰萨依德》(1339)中比较优美的章节是叙述两个青年朋友的爱情与友谊的美丽故事；长诗《斐拉斯特洛》(1340)讲一个特洛伊战士和希腊女俘虏的爱情故事；《爱情的幻影》(1342)在结构与形式上与但丁的《神曲》有类似之处，但它却展示了现实生活的美，歌颂科学与艺术，歌颂爱情的欢乐；长

篇小說《菲亞美達》(1345)表現了更多的面向現實生活的傾向，是一本描寫一個婦女不幸的愛情書。這些作品在當時都起着一定的進步作用，但比起作者的巨作《十日談》來，顯然都是次要的。

《十日談》大約寫成於1350—1353年間。全書共有一百篇故事。說故事的是具有人文主義思想的七個年輕女子和三個青年。他們為了逃避1348年的大瘟疫，住在佛羅倫薩城外的一座莊園里，每天講十個故事，在十天中輪流講完了這一百篇故事，故名《十日談》。其中好多天里所講的故事都能各自構成一個具有中心思想的單元。這部作品反對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和封建等級制度，大膽地歌頌愛情，提倡男女平等，抨擊以金錢、門第為標準的包辦婚姻；並以尖刻的諷刺揭露當時的僧侶，指出他們滿嘴仁義道德，暗地荒淫無度，誘奸民間妻女，敲詐人民錢財。卜迦丘從人文主義思想的角度來提出這些問題；在他看來，僧侶們的罪過不在於貪圖人世的歡樂，而在於他們的虛偽和不人道的教規。他肯定個人享乐的利己主義，把兩性愛看成是人性最高的表現。

《十日談》的故事大都取材於中世紀的民間傳說、拉丁故事集和東方寓言。在這裡作者突破了中世紀小說單純說故事的方式，企圖在描寫自然風貌、勾勒人物特征、刻劃人物心理和塑造典型形象方面探索新的途徑。這對於以後歐洲小說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。

# 十日談

## 第一天 故事 第一

夏潑萊托在臨終的時候編造了一篇忏悔，把神父騙得深信不疑，雖然他生前無惡不作，死后却給人當做聖徒，被尊為“聖夏潑萊托”。

親愛的小姐們，我們無論做什么事都應當以偉大神聖的造物者的名字作為起始。既然我第一個開始讲故事，我就打算揀一件天主的奇迹做題材，大家听了，對於永恒不變的我主，信心好更其堅定，而且將怀着更大的熱誠，永遠贊美他。

世間萬物，原都是匆促短暫、生死無常，而且還要忍受身心方面的種種困厄、苦惱，遭受無窮的災禍；我們人類寄迹在天地萬物中間、而且就是這萬物中間的一分子，實在柔弱無能，既無力抵禦外界的侵凌，也忍受不了重重磨折——幸亏大恩大德的天主把力量和智慧賜給了我們。

可是我們應該相信，這恩寵却並不是仗着我們自己的功德而得來的；別那麼想，要知道這是全凭了天主的慈悲和諸聖的祈禱！

那些聖徒們，當初也是凡人，跟我們沒有兩樣；但是他們在世時，一刻也忘不了主的意旨，因此如今在天上受祝福、得永生。我們在禱告中，不敢直接向那麼崇高的審判者訴述自己的私願；只得向聖徒們傾吐自己切身的要求，請他們代為上達天听——因為他們本着自身的經驗、也洞悉人性的弱點。

我們凡人的俗眼雖然無從窺測神旨的奧妙，但是確知天主

的慈悲是广大无边的。有时候，我們凡人受了欺蒙，竟会錯找那永远遭受放逐、再不能覲見圣座的人来传达祈禱；天主可是不受欺蒙的。虽然这样，天主还是鉴于祈禱者的真心誠意，寬容了他的愚昧，也不計較那被放逐者的深重罪孽，依旧垂听那錯把罪徒当作了天主座前的圣者的禱告。在我所要讲的故事中，这一层就表明得最清楚；我說“最清楚”，并不是就天主的判断而論，原是对我們人类而言的。

从前法国有个大商人，叫做繆夏托·法兰西茲<sup>①</sup>，他因为有錢有勢，所以做了朝廷上的爵士。那时候，法国国王<sup>②</sup>的弟弟查理奉了教皇龐尼法的召見，正要到士斯堪尼去，他被派做随从，一同前去。象通常的商人一样，临到要起程了，他发觉还有好多事务亟待料理，而行程仓促，来不及在頃刻之間就办妥，只得設法把一应大小事务交托了人；只是有一件极难处置的事不曾托付妥当，那就是說，他放給好多勃艮第人的債，还找不到一个可靠的人去催收。他知道这班勃艮第人都潑辣得要命，不顾信用，又不讲道理；因此躊躇不决，一时倒很难想出一个精明的人，可以对付得了他們的霸道行为。

他考虑好久，才想起有一个身材矮小、衣飾华丽、时常在他巴黎的寓所里出入的人物。那人名叫夏貝萊洛·达·柏拉托。那些法国人不知道“夏貝萊洛”是“木桩”的訛音，只看到他衣飾入时，还道这字跟“夏貝洛”（花冠）是相同的，于是就把它变做了“夏潑萊托”（花冠的爱称），这样就“夏潑萊托”“夏潑萊托”地叫开了，他的真名倒反沒人知道了。

說起这位先生，他的为人可真够你瞧呢。他干的是公証人

---

① 一个从佛罗倫薩移居法国的商人，頗得法王的寵愛，因而取得了买卖的专利权，成为巨富。——潘譯本原注

② 即美男子腓力(1268—1314)。底下所說的查理，历史上也确有其人。

这个行当，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就是編造假文书，如果他当真写下一份絕无弊端的契据，那反而教他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好在文契一由他經手，作伪做假的多，真实完整的少；更妙的是你并不要出多少錢去求他；他肯白給你一份假文书，他情愿奉送！給人发假誓，那是他最高兴不过的事了，你求他也罢，不求他也罢，他总不肯错过这机会。那时候，法国人民对于发誓是十二分看重的，不敢胡乱发誓；可是每逢法庭上要他出席作証、凭着他的信仰起誓时，他总是毫不在乎地发一个天大的假誓，所以每次他都靠这种无賴手段胜訴。

他还十分起勁地在亲友們中間挑撥是非，散布仇恨；乱子鬧得愈大，他就愈得意。逢到人家找他謀害人命、或是干其他的好差使时，他总是一口答应下来，从沒推辞过；遭他暗算因而送命的人也不知有多少。对于天主和諸圣，他一味褻瀆，哪怕是为了一点不相干的事情都可以暴跳如雷。他从沒踏进过教堂；提到圣礼圣餐，他总是使用着最难听的字眼，好象在讲着不值一提的东西似的。另一方面，酒店和下流的場所，却无时不有他的踪迹。他离不开女人，就象恶狗少不了一根棒子，再沒有哪一个恶徒象他那样有伤风化、違反人道的了。他做起搶劫的勾当来心安理得，就象是修士向天主奉献牺牲一般。他好大吃大喝，把自己的身子都糟蹋坏了。他又是个出名的賭棍，專門做手脚、擲鉛骰子，去騙別人的錢。

可是我何必多嚙苏呢，从古以来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象他那样的坏蛋了。总之，有一个时期，他凭他的奸詐給繆夏托效劳，而繆夏托也仗着他的財势庇护着他，不止一次地把他从受害人的手里、从法律的掌握里救了出来。

現在繆夏托就想起了他来，夏潑萊托的历史全在他肚里，他认为要对付那些狡黠的勃良第人就非他去不可。他差人去把他請了来，向他說道：

“夏潑萊托，你知道，我要出国去了，以后不知哪天才得回来，可是还有些债务没跟勃艮第人了结。这班人可真刁滑，我想要不是劳驾你走一遭，就再没哪个可以把我的钱收回来。再说，你眼前也是空闲着，要是你愿意去的话，我将来自会给你向朝廷讨一份护照，等你收账回来，便从账款里提出一笔相当的数目来给你做酬劳。”

夏潑萊托这时正没事可做，手头很紧，如果向来照应他、庇护他的朋友一走，那情景越发困难了，所以他毫不考虑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两人谈妥之后，繆夏托就启程了。

夏潑萊托带着委托证明书和皇家的护照，也来到了勃艮第。那里的人谁都认不得他；而他居然一反向来的本性，用温和公平的态度来催收账款，行动检点、尽他本份的职务，好象有多少邪恶的手段他都要藏起来，准备到最后才一下子使用出来。

他寄居在两个放高利贷的佛罗伦萨人家里。他们是兄弟俩，看夏潑萊托是繆夏托派来的人，着实优待他。不想他们在他们家里病倒了。他们随即给他把医生请了来，还打发僕役侍候他，凡能尽力的地方都尽力做到。

可是一切都不见功效。他年纪老了，从前的生活过得又荒唐，眼看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；到最后，医生回说没救了，弄得那兄弟两个十分焦急。有一天，他们在紧贴着病室的一间房里商量起来了。一个向另一个说道：

“我们怎样打发这个病人呢？这件事可不好办哪，要说把病人撵出屋子吧，情理上讲不通，一定要受人指责。大家看见我们把他招留进来，后来又忙着替他请医、派人服侍他，现在临到人快要死了，断不会再做出什么得罪我们的事来，却忽然看见我们把他撵了出去：这怎么成呢？再反过来讲，他平生是一个邪恶的人，断不肯忏悔认罪、接受教会的圣礼；一旦死了，教堂一定不肯收容他的尸体，他岂不是要象死狗一般给扔在沟里吗？就算他

认罪吧，他的罪案这样多，罪孽又这样重，不管神父或是修士，没有一个肯赦他的罪，或是能够给他赦罪的。要是他得不到赦免，那还不是给扔到了沟里去？若是闹出了这样的事，那当地的人们平时就恨我们操着这行当，每天骂我们是不义之徒，就会抓住这机会一窝蜂冲进我们的屋子来抢劫钱财，一边高喊道：

“‘这班隆巴地<sup>①</sup>狗子们，连教堂都不肯收容他们，快给我们滚吧！’

“他们这样冲了进来，不但抢劫我们的财货，说不定还要我们的命。所以说来说去，一旦那个人死了下来，我们可受累了。”

方才说过，夏泼莱托只跟他们隔着一层板壁，病人的听觉又往往格外敏锐，所以他们所说的话给他听了去。他把那兄弟俩请到了自己的房中来，这样向他们说道：

“请你们不必担心或是顾虑我会连累你们。方才你们在隔壁房内所说的话，我全都听到了；要是事情真是照你们所预测的那样发展下去，那么当然会落到这样的结果。可是我有办法把这局面转变过来。我一生违背着天主行事，不知犯了多少罪孽，要是在临死之前，再犯一次，那也反正是这么一回事了。快去请一个最虔诚、最有德行的神父来——假使天下真有这样一种人。其余的你们全不用管，我自有办法把事情弄得面面俱到，叫你们感到满意。”

这兄弟俩虽然不曾抱着多大希望，但仍然赶到了修道院里去，说是家里有一个隆巴地人快断气了，要请一个圣洁而有学问的神父来行忏悔礼。修道院便派了一个十分圣洁、极有学问、精通《圣经》、为全城所敬重的神父跟他们同去。

神父走进病房，在床边坐下，先温和地说了几句安慰病人的话，接着就问他跟最后一次忏悔已隔开多少时候。夏泼莱托

---

① 隆巴地，意大利北部的地区，那里的人以善于理财著名。



一生一世沒忏悔过，却回答道：

“圣父，我向来每星期忏悔一次，有时还不止一次呢。可是說真的，自从得病以后，一連八天还不曾忏悔过，我就給病魔害得这么苦！”

神父就說：“孩子，你这样做很好，人們应当照这样做才对。既然你經常认罪，也就无須我多听多問了。”

病人說道：“神父，不要那么說，不管我忏悔了多少次，我还是时时渴望把我所記得的一生罪恶、从我落地起直到此刻做着忏悔为止，原原本本吐露出来。所以，好神父，請你把我当作从来沒有认过罪一般，詳詳細細地考問我吧，不要看我躺在病床上就寬容了我。我宁可牺牲自己肉体的舒适，也不愿我的救主用他那寶貴的鮮血贖回来的灵魂沉淪在罪渊中。”

神父听了他的話，大为高兴，认为这就是心地純洁的証明，着实称道他的虔誠。于是就詢問他可曾跟妇女犯了奸淫罪。夏潑萊托叹着气回答道：

“神父，关于这种事，我不好意思向你說真話，怕的是我会犯自負罪。”

神父就說道：“尽管說好了，只要你說的是真話，那么不管是在忏悔、还是在旁的場合，你決不会犯罪的。”

“既然你这样說，”夏潑萊托答道，“我就照实說了，我还是一个童身呢，就象我初出娘胎时那样清白！”

“啊，愿天主賜福給你！”神父嚷道，“这是难得的品德啊，你自动发愿，保守清白，功德远胜过我們和其余受着戒律束縛的人。”

神父接着又問，他可曾冒着天主的不悅，犯了貪嘴罪。

夏潑萊托連声叹着气說：犯过，这种罪他也不知犯了多少次。除了象旁的信徒那样年年遵守着四旬斋●的禁食外，他还每星期至少斋戒三天，只吃些面包和清水；可是他喝起水来——

尤其是当他祈禱累了，或是在朝圣的路程中走累的时候——却放量大喝，而且还喝得津津有味呢，就跟酒徒在喝酒时一模一样。还有，他好多次真想尝尝妇女們上城去所拌的那种普通的生菜；有时候，吃东西会引起他的快感，那对于象他那样修心斋戒的人实在是不应该的。

“我的孩子，”神父說道，“这些过失也是人情之常，算不上什么的，你也不必过于責备自己的良心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不管多么虔誠，在长期斋戒之后进食，在疲乏的当儿喝水，精神也会为之一爽的。”

“啊，神父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別拿这些話来安慰我吧，你知道我并非不明白，凡是跟侍奉天主有关的事，都要真心誠意、毫无怨尤地做去，否則就是犯了罪。”

神父听了大为高兴，就回他道：“你有这一片心，我非常高兴，我也不禁要贊美你那純洁善良的心地。可是告訴我，你有没有犯过貪婪罪呢？譬如追求不义之財，或是占有了你名分以外的財物。”

“神父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請不要看我住在高利貸者的家里，就怀疑我，我和他們是沒有瓜葛的。不，我来这里本是为了想劝告他們、要他們洗心改过、从此不干那重利盘剝的勾当；我相信我原可能做到的，要不是天主来把我召去。你还要知道，我的父亲是很有錢的，他老人家故世的时候，遺給我一大笔财产；这笔财产，我一大半倒是拿来施舍給別人。我为了維持自己的生計，也为了可以周济貧苦，做了一点小本生意，想博取一些利潤；可我总是把賺来的錢均分为二，一半留給自己需用，一半送給了勞苦无告、信奉天主的人們。蒙天主的恩典，我干得很順利，业务逐漸地兴旺起来。”

---

① 四旬齋，复活节前四十日內的齋戒，紀念当初基督在荒野里禁食的事迹。

“你这样做好极了，”神父說，“不过你是不是常常容易动怒呢？”

“喔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我只能告訴你，那是常有的事！誰能看着人們整天为非作歹，全不把天主的戒律和最后的审判放在心里，而耐得住一腔怒火呢？我一天里有好几次宁可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也不愿活着眼看青年人追逐虛荣、咒天罵地、发假誓，在酒店里进进出出，却从不跨进教堂一步，他們只知道朝着世俗的险路走，不知道追随天主的光明大道。”

“我的孩子，”神父說，“这是正义的愤怒，我不能要你把这事当作罪恶忏悔。不过你有没有逞着一时之忿，杀人、伤人、污蔑了人、或是委屈了人呢？”

“唉，神父，”病人回答道，“看你也是个天主的弟子，怎么也会讲出这等的話来呢？象你所說的种种罪恶，別說当真做了出来，就是存着些微想头吧，你难道以为天主还能这样一直容忍着我嗎？这些都是盜賊恶汉的行徑呀，我一見了这些人，沒有哪一次不是对他們說：‘去吧，愿天主来感化你們！’”

“愿天主降福于你！”神父說，“可是告訴我，我的孩子，你有没有做过假見証来陷害人，有没有詆毀过他人？旁人的东西你有没有侵占过？”

“唉，神父，当真的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我当真毀謗过人；我从前有一个邻居，往往平白无故地毆打他的妻子，我看不过了，有一次就去告訴她的娘家，說他怎样怎样不好——我真是替那个不幸的妇人难过，他喝醉了酒打起女人来，天知道有多么狠毒。”

于是神父又問：“你說过你是个商人，那么你有没有象一般商人一样使用过欺騙的手段？”

“啊，神父，当真有过这么一回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可是我无从知道那吃亏的人是誰了。他除了我的布去，后来还錢的时候我當場沒数，就扔进了錢箱；隔了一个月，我拿出来一数，发觉多了

四文錢。我就把这錢另外放开，好归还原主，可是等了他一年还不見他来，我才把这四文錢舍給了穷人。”

“这是件小事，”神父說，“你处理得也很妥当。”

于是他再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問題，夏潑萊托又象方才那样一一作了回答。最后，神父正想替他行赦罪礼的时候，他大声嚷道：

“神父，我还有一件罪恶不曾向你忏悔呢。”

神父忙問他是什么事，他就說：“我記得有一个礼拜六做过午禱之后，我叫女僕打扫屋子，我應該尊重我主的‘圣安息日’<sup>①</sup>，而我却没有遵守！”

“喔，我的孩子，”神父說，“那也是一件小事啊。”

“不，”夏潑萊托說，“你別那么讲：这是一件小事，圣安息日是我主复活的节日，应当受到多大的崇敬啊。”

神父又問道：“那么还有别的罪过沒有？”

“唉，神父，”夏潑萊托回答道，“有一次，我自个儿也不知道在于些什么，竟在天主的教堂里随口吐了口水。”

那神父微笑說道：“这种事你不必放在心里，我的孩子；我們做修士的也天天在那里吐口水呢。”

“那你們就大大地不應該了，”他回答道，“旁的一切还在其次，天主的圣殿却是献祭的場所，理应保持得十分洁淨才是呀。”

总之，他还說了許多諸如此类的事；后来他却开始呻吟起来，末了又索性放声大哭了——只要他高兴，他是能够把悲伤絕望的神情摹仿得維妙維肖的。神父慌忙問道：“孩子，为什么这样痛苦？”

“唉，神父，”夏潑萊托回答說：“我还有件罪恶一直隱瞞着沒說出来哪，我没有勇气說，因为我慚愧极了，我只要一想起这回

---

① 圣安息日，复活祭前的礼拜六。

事来，就哭得象你所看見的那样子；照我看来，天主是永远也不会寬恕我这件罪惡了。”

神父就說：“別哭吧，我的孩子，話不是这样說的。哪怕世間一切的罪惡、甚至是直到世界末日，人类所要犯的一切罪惡完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只要他果真能痛改前非、象我所看到你的这副光景，那么天主的仁愛和恩德是无边无涯的，只要罪人供认了，天主便会赦免他。所以你尽管放心向我說吧。”

夏潑萊托还是哭个不停，他一边哭一边說：“唉，我的神父，我罪孽深重，除非你帮助我，你的禱告感动了天主，我是怎么也不敢存着被赦免的希望了。”

神父就說道：“只管說吧，我答应一定为你禱告。”

夏潑萊托仍然哭着，只是不肯說；那神父劝了半天，他才深深叹了一口气說：

“神父，你既然答应为我禱告，我就說出来吧。你要知道，我小时候，曾經有一次咒罵过自己的亲娘呢。”說完，他又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我的孩子，”神父說，“你把这看成是这么一件重大的罪惡嗎？不知道有多少人整天都在詛咒天主；可是褻瀆天主的人只要一旦忏悔，主就会寬赦他們。你只犯了这么一点点罪过，就以为永远得不到主的赦免了嗎？別哭啦，寬心吧，你能够这样痛切地悔过，象我現在看到你的这一副光景，那就是你跟人一起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也一定能够受到主的赦免的。”

“唉，我的神父，你这說的是什麼話呀？”夏潑萊托回答說，“我的亲娘十月怀胎才把我生下来，千百次撫抱才把我养大了，我竟然詛咒她，这真是罪大惡極呀；要是你不替我在天主面前禱告，我就永远得不到赦免了。”

神父看見夏潑萊托再沒什麼忏悔了，就給他行了赦罪禮，为他祝了福，只道他說的句句都是真話，把他看成了世間最虔敬的

人。这些話都出自一个临終的人的口里，說得又那么恳切，誰听了能不相信呢？行罢仪式之后，神父又說：

“夏潑萊托先生，凭着天主的帮助，你的病不久就要好了；但是如果天主的意旨要把你那圣洁、善良的靈魂召喚到他跟前，你可愿意让你的遗体安葬在我們的修道院中？”

“当然十分愿意，神父，”夏潑萊托回答說，“我不愿意葬在別的场所，因为你答应了代我禱告；再說，我对于你們的教派怀着特別的崇敬。所以我求你回去之后，就把你們每天早晨供奉在圣坛上的我主的‘真身’<sup>❶</sup>送到我这里来；因为我……虽然不配有这光荣，可还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允許、領受圣餐，此后就行‘临終涂油禮’，这样，我活着的时候虽然是个罪徒，死的时候至少也可以象个基督徒了。”

那善良的神父听了非常高兴，說是他那些話讲得非常好，并且答应立即給他把圣餐送来。他去了一会之后，圣餐果然送来了。

再說那兄弟俩，他們把神父請了来，可是总不放心，害怕夏潑萊托会有意捉弄他們，所以躲在另一間屋子里，隔着一层板壁偷听着，夏潑萊托向神父所說的那些話他們句句听到了。有好几次，他們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。他們私下談道：

“这个人可真了不起，衰老也罢、疾病也罢，都奈何不了他，他也不管死亡就在眼前、再过一会就要站到天主的座前去受审判，却总是施出他那奸刁的伎俩，临死都不肯改！”可是既然他凭着弥天大謊，能够葬在教堂里，他們也就顾不得这許多了。

夏潑萊托随即受了圣礼，病况愈来愈严重了，又受了临終涂油禮；就在他深深忏悔的当天，晚禱过后，断气了。那兄弟俩就拿着夏潑萊托的錢，替他郑重鋪排丧事，同时打发人到修道院去

---

❶ 指圣餐礼中的面包。

請修士到來，按照習俗，為死者舉行夜禱，又請他們第二天早晨主持殯儀，料理一切事宜。

那聽取他懺悔的神父得了報喪的通知後，便來到院長跟前，打鐘召集了全體修士，告訴他們死者是一個多么聖潔的正人君子——你只要聽聽他的懺悔就可以知道了。他希望天主將通過他而顯示許多奇蹟；所以慫恿大家應當懷着最大的尊敬和虔誠去把他的遺體迎來。院長和眾修士給他這麼一說，都非常相信，一致同意了的話。

那天晚上，他們全體來到停放夏潑萊托的遺骸的地方，為他舉行了莊嚴盛大的夜禱。第二天早晨，個個都穿戴起法帽法袍，手拿《聖經》，胸前挂着十字架，沿途唱着聖歌，用最隆重的儀式去迎接他的遺體。這件事哄動了全城，男男女女差不多全都緊跟在他們後面跑。等靈柩抬進教堂，那聽取死者懺悔的有道的修士便登上法壇，宣揚夏潑萊托的一生奇蹟，把他的齋戒、童貞、清白和聖潔等等都講到了；在這種善行之中，他尤其提到那好人怎樣痛哭流涕、向他懺悔他自以為是最深重的罪孽，他好不容易才叫那聖潔的人相信天主會赦免他的罪過。說到這裡，他就斥責壇下的聽眾道：

“可是你們，主所不容的人，連腳下絆着根草，都要詛咒天主、聖母和天上的諸聖！”

此外，還把他的忠誠和聖潔宣揚了一番。總之，聽眾相信了他的話，深深受到感動，儀式一完，就擁上前來，爭先恐後地親吻死者的手和腳，把他的衣服扯個粉碎，連背部都露了出來；只要搶得那麼一小片碎布，就覺得有了洪福。結果只得把他的屍體終日停放在那兒，好讓大家都可以瞻仰他的遺容。到了晚上，才莊重地把他放入了小教堂里的一個大理石冢內。第二天，人們絡繹不絕地趕來，手執蠟燭，向他祈禱許願，以後來還願，就在他的神龕前掛了許多蠟象。

他的圣名是愈傳愈响了，人們对于他的敬仰真是与日俱增，甚至到后来，凡是遇到患难，就只向他祈求，再也記不起其他的圣徒了。他們称他“圣夏潑萊托”，直到現在还是使用这个称呼；还說，天主假着他的手，显示了好多奇迹；就在眼前，只要你誠心求他，也还是天天可以发生奇迹的。

夏貝萊洛·达·柏拉托就是这样活着、这样死去、这样变做了圣徒，这一切我已向諸位讲过了；我不打算說他不可能在天主面前蒙受祝福；他的一生虽然作恶多端，但是在临死的那一刻，他可能痛心悔过，而天主也可能对他特別寬大，把他收容进天国，不过这都是我們无从窺測的事了。我只能拿显而易見的常情常理来猜度，他此刻应该是在地獄里，在魔鬼的手里，而不是在天堂里跟天使們待在一起。果真是这样的話，我們就可以認識到天主加于我們的恩惠是何等深厚了。他不計較我們的愚昧，只鑒察我們的真心誠意；不管我們錯把主的仇敌当作是主的友人，而向他傾吐我們的心愿，天主一样垂听我們的祈禱，就象我們所选的代禱人是一个真正的圣徒一样。我們靠着天主的恩惠，才能象眼前这样快乐地相处在一起，好安然无恙地度过这次灾难。那么讓我們来贊美他吧——我們也就是以贊美他的名义开始讲故事的；崇拜他吧，在困难的时候虔誠地向他祈求吧，他一定会听取我們的禱告的。

#### 第四天 故事 第一

薩萊諾的亲王唐克烈，杀死女儿的情人，取出心脏，盛在金杯里面，送給女儿。公主把毒液倾注在心脏上，和泪飲下而死。

我們的国王指定我們今天要讲悲惨的故事，他认为我們在这儿寻欢作乐，也該听听別人的痛苦，好叫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不



由得涌起了同情来。也许这几天来，我们把日子过得真是快乐逍遥，因此他想用悲惨的故事来调节一下。不过不论他的用意何在，我是不能违背他的意旨的，所以我要讲这么一个不仅是悲苦、而且是绝顶凄惨的故事，叫你们少不得掉下几滴苦泪来。

薩萊諾的亲王唐克烈本是一位仁慈宽大的王爷，可是到了晚年，他的双手却沾染了一对情侣的鲜血。他的膝下并没有三男两女，只有一个独养的郡主，亲王对她真是百般疼爱，自古以来，父亲爱女儿也不过是这样罢了；谁想到，要是不养这个女儿，他的晚境或许倒会快乐些呢。那亲王既然这样疼爱郡主，所以也不管耽误了女儿的青春，竟一直舍不得把她出嫁；直到后来，再也藏不住了，这才把她嫁给了加布亚公爵的儿子。不幸婚后不久，丈夫去世，她成了一个寡妇，重又回到她父亲那儿。

她正当青春年华，天性活泼，身段容貌，都长得挺漂亮，而且才思敏捷，只可惜做了一个女人。她住在父亲的宫里，养尊处优，过着豪华的生活；后来看见父亲这样爱她，根本不想把她再嫁，自己又不好意思开口，就私下打算找一个中意的男子做她的情人。

出入她父亲的宫廷里的，上下三等人都有，她留意观察了许多男人的举止行为，看见父亲跟前有一个年青的侍从，名叫纪斯卡多，虽是出身微贱，但是人品高尚，气宇轩昂，确是比众人高出一等，她非常中意，竟暗中爱上了他，而且朝夕相见，愈看愈爱。那小伙子并非是个傻瓜，不久也就觉察了她的心意，也不由得动了情，整天只想念着她，把什么都抛在脑后了。

两人这样眉目传情，已非一日；郡主只想找个机会和他幽会，可又不敢把心事托付别人，结果给她想出一个极好的主意来。她写了封短简，叫他第二天怎样来和她相会；又把这信藏在一根空心的竹竿里面，交给纪斯卡多，还开玩笑地说道：“把这个拿去当个风箱吧，那么你的女僕今儿晚上可以用这个发火了。”